



美國醫生手記重慶

[美] 貝西爾 著

重慶出版社

---

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

# 美国医生看旧重庆

---

〔美〕 贝西尔著

钱 士 汪宏声译

重庆市图书馆 编  
重庆出版社

重 庆 出 版 社

1989年·重庆

中国现代掌故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杨本泉  
编 委 王文琛 孙 震  
许万雄 杨本泉  
曾健戎

本书校订 李进培

(本书中文版名《重庆杂谭》，  
原为文通书局1946年出版)

(美)贝西尔著 钱 士 汪宏声译  
美国医生看旧重庆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电力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875插页4 字数153千  
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200

\*

ISBN 7-5366-0999-X/I·188

定价: 2.00 元

## 编辑例言

为了使广大读者多了解些有关中国现代社会的状况和向现代史研究者提供这些方面的史料，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本丛书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教育、文化、文学、艺术等，以记实为准，想象、虚构的作品概不列入。

一些回忆录，如已收入作者个人的全集、选集、近期已出版而又容易见到的，暂不选编。只收那些虽曾发表或出版，至今并未重印或难以觅得的书。有的书篇幅较少则按性质选编成集。时限为1919—1949的三十年间。这是因为：这三十年中战争频仍，社会动荡，而在解放后又经历过十年动乱，资料不易觅得之故。

为了保持原貌，收编的书除字句、标点等明显错误外，内容一律不作改动。这些书的写作和出版，距今已有多年，有的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著作，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受到限制，乃是必然的事。同时，它们的资料来源或为亲历，或为事后回忆，或得自传闻，甚或有想当然的臆测与有

意无意的歪曲记载，因而难免有事实出入与褒贬失当之处。因此，希引用时慎重加以判断。编选时，我们作了一些注解和有关说明，供读者参考。

本丛书计划编若干集，陆续出版。

重庆市图书馆

重庆出版社

## 译者序

据译者个人观察：外人之来中国者，概言之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人不脱帝国主义者的本来面目，视中国如其殖民地，视中国人全部如其奴役之廉价劳工。这一派人，通常以各国的商人为代表，他们的气焰以在五卅以前为最盛，目前此种人物还大量存在，世人往往以“死硬派（Die-hards）”称之。第二派人可名之曰“东方迷”，不分青红皂白，凡是东方的都是好的。他们不希望中国进步，看见了中国之日趋现代化而深深扼腕。日人鹤见祐辅对这派人曾有一番刻划：

“他初到北京时，依着生在新的美洲人们照例的癖气，对于古的事物是怀着热烈的仰慕的。他首先就寻觅红漆门的中国房子；于是又以为房门口应该排列着石头凿出的两条龙；又以为屋子里该点灯笼，仆役该戴那清朝的藤笠似的帽子上缀着蓬蓬松松的红毛的东西。后来，那一切，都照了他们的理想实现了。于是他雇起中国的厨子来；六千年文化生活产物的中国食物，也上了他的食谱了。……并且用了可笑的讹误的中国语，到各处搜古董。莫名其妙的瓷器和书籍和宝玉，摆满了他一屋。”

这种人的对中国事物的爱好之情，以本书所描写的那位重庆女传教士，遗嘱上载明死后采用中国式的大出丧而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表面上看来，中国的文物制度——甚至说整个的文化，大有因了他们的偏爱而有身价十倍之概，可是严格说来，中国本身是不需要如此的，中国是需要进步，需要现代化；除了对于一国艺术的偏好尚可相当合理的解释外，一味盲目的崇拜，我们只能给他们以“骸骨迷恋”一句考语。

中国所需要的是另一派的人，也就是我们之所谓第三派。而可惜的是，此派人物在数量是少得可怜。这一派人来之中国，不只以中国为他们的市场，不只以中国人为他们廉价的劳动力，而以中国为一个在各方面正求进步正需帮助的国家；中国人则是与世上各国人民相等的世界的友人。本书作者之一的贝西尔先生（George C. Basil）——即是书中的主角贝医生——虽不是此派中的理想人物，也是距理想不远的了。他以医生的资格来到了中国西部的古城重庆，应用他现代的医学知识，为中国西部人民求医药上的现代化——这才是中国所急切需要的。

自从赛珍珠<sup>①</sup>女士著《大地》以来，写中国的风物的书籍，已经多得难以胜计，可是大部份的作者都是在中国作匆匆一瞥的新闻记者之流，他们的肤浅的报道，我不知道在外国人的心目中发生了何种印象！我相信：本书的作者不是此

---

<sup>①</sup>赛珍珠是美国女作家，长期侨居我国。先后写过五十多部作品，大多取材于中国，但颇有歪曲中国人民形象之处。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种人，虽然书中的描写，仍有不少似是而非的地方。

本书的重要点，是在它的结论；我现在不嫌累赘，再在这里重述一遍以强调它，同时作为本序文的结束：

“我的生命，已经被新奇的友情与对另一民族的‘心的洞见’所充实。不论将来我的生命之路要引导我到何处去，我总不会忘记重庆。因为它使我感觉到：人类不分肤色、信仰与国别，将与重庆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一样的融洽而长久。……。

又，本书译述完竣以后，译者适在病中，以致排印后无力校勘，曾蒙大椿兄代为校样，无任铭感，书此代致谢忱。

译者



## 原 序

本书是叙述一个美国医师在重庆古城之中的种种经历，这个城市位于东方深不可测的内地。

依照历史上的传说，重庆建立于公元前二二〇〇年，在一个多岩石的半岛之上，正当嘉陵江和长江的合流处。它很早就成为逐鹿者的目标，千百年来，人们为了要得到这个地方，继续不停地斗争着。经过了四千年的冲突，岁岁的水灾，以及焚毁一切的大火，这个四川省繁华的口岸和金融的中心，却依旧顽强地坚守着它那古色古香的生活方式。直到一九三〇年以后，中国国民政府决定以重庆为陪都，这个古城方才被逼在它的创始时期和现代生活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道桥梁。

数千年来，中国的几个传统的首都，如洛阳，北京，和南京，对于世界上一般的人士，都象征着神秘的传奇。可是这个最新的首都，却既没有什么美景，也没有什么光彩；它简直是丑陋，肮脏，而且拥挤到无可形容。两条江水在它的脚下混浊地涡漩不已，大雾遮蔽住它的高冈，使它们一年倒有大半年不见天日。气候恶劣到不能描写；可是，尽管有这

种种的缺点，重庆却永远具有一种稀有而神秘的力量，将人们抱在她的怀里。

本书是贝西尔医师 (Dr. G. C. Basil) 口述给我的故事，读者在本书之中，可以看出这个城市所具有的魅力。当他的轿子最后一次从太平门走下山冈，往江边去的时候，重庆看上去还是和一千年以前的样子无异。这幅图画在今日是变相了；可是飞机场，广阔的公路，以及公用的事业，都只能完成浮面的变更。在三合土，弯曲的电线，以及不调和的西方机械的急转之下，却跳动着同样的扰人的特性，这个特性，使重庆虽经数千百年，仍旧是中国最富裕，最有力量，最浪漫的口岸之一。

城市和人类一样，它们的个性，隐藏在各种细微复杂的事物之中，因此日本的轰炸或焚烧，都不能将它们毁灭。人们在今日重建一切，其迅速和破坏一样。即使最后一所瓦房被粉碎，最后一个市民离开了，重庆还不会与那些埋没在历史中的其它城市一样的从此了结，因为她的脚是屹立于坚实的岩石之上，她那活力的根基，已经深入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列易士作

# 目 录

|                  |        |
|------------------|--------|
| 译者序              | ( 1 )  |
| 原 序              | ( 1 )  |
| 第一章 执犁的人         | ( 1 )  |
| 第二章 爬上山城         | ( 11 ) |
| 第三章 一朝成名天下皆知     | ( 19 ) |
| 第四章 把鬼子挡在长城以外    | ( 34 ) |
| 第五章 关山千万重        | ( 48 ) |
| 第六章 中国之谜         | ( 64 ) |
| 第七章 鲁小弟弟         | ( 76 ) |
| 第八章 与军界人物的交往     | ( 89 ) |
| 第九章 重庆之黑夜与白昼的对比  | (107 ) |
| 第十章 中国的语言与医道     | (118 ) |
| 第十一章 中国的法律       | (133 ) |
| 第十二章 鸦片          | (141 ) |
| 第十三章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 (150 ) |
| 第十四章 成功的失败       | (161 ) |

|      |               |       |
|------|---------------|-------|
| 第十五章 | 旋涡·····       | (172) |
| 第十六章 | 鸦片、痢疾与蜈蚣····· | (183) |
| 第十七章 | 乞丐与戏剧·····    | (195) |
| 第十八章 | 包养儿子·····     | (207) |
| 第十九章 | 大汉全席·····     | (218) |
| 第二十章 | 再会吧重庆·····    | (227) |

|           |       |
|-----------|-------|
| 编余小记····· | (238) |
|-----------|-------|

|          |     |
|----------|-----|
| (1)····· | 第一章 |
|----------|-----|

|          |     |
|----------|-----|
| (1)····· | 第一章 |
|----------|-----|

|           |     |
|-----------|-----|
| (11)····· | 第二章 |
|-----------|-----|

|           |     |
|-----------|-----|
| (12)····· | 第三章 |
|-----------|-----|

|           |     |
|-----------|-----|
| (13)····· | 第四章 |
|-----------|-----|

|           |     |
|-----------|-----|
| (14)····· | 第五章 |
|-----------|-----|

|           |     |
|-----------|-----|
| (15)····· | 第六章 |
|-----------|-----|

|           |     |
|-----------|-----|
| (16)····· | 第七章 |
|-----------|-----|

|           |     |
|-----------|-----|
| (17)····· | 第八章 |
|-----------|-----|

|           |     |
|-----------|-----|
| (18)····· | 第九章 |
|-----------|-----|

|           |     |
|-----------|-----|
| (19)····· | 第十章 |
|-----------|-----|

|           |      |
|-----------|------|
| (20)····· | 第十一章 |
|-----------|------|

|           |      |
|-----------|------|
| (21)····· | 第十二章 |
|-----------|------|

|           |      |
|-----------|------|
| (22)····· | 第十三章 |
|-----------|------|

|           |      |
|-----------|------|
| (23)····· | 第十四章 |
|-----------|------|

## 第一章

# 执犁的人

“重庆今日又遭轰炸。”我在爱那普利诊室中开始诊治一日的病人时，我的晨报用了阴沉的例句，报告空袭的情形。据报纸上说，城中的公用事业，虽然时时因受损而停顿，却也时时立刻就恢复常态。当汽笛一鸣“解除”的时候，工程队便扫除被毁之物，并且将宽阔的新式汽车路上的洞穴填补起来。军事或工业的目标是不大受到严重破坏的。那些在天空中玩着死之游戏的人们，究竟是瞄准技术太差，还是心里禁不住要毁坏学校、医院和难民所，实在是一件难以断定的事。总而言之，变成了断垣残壁的，尽是一些慈善的机关，住宅区，以及现代五金业的区域。同时神迹一般未受损害的美国医院，便挤满了残伤的人体，这些人体并不是士兵的，而是一般平民的。

一提到那所医院，这种遭难和破坏的累积纪录，使我感到非常真实，因为那所医院的每一部分，在我记忆中都极其熟悉，正好像目前在迈丽兰我手边的各种医疗器具一样。倒是提到汽车路，现代建筑物，和公用事业的时候，我才恍

惚起来了。

不错，我现在距离重庆有一万哩之遥，可是当我离开那边的时候，那个城市 and 它二千余年来的样子简直没有什么不同。人口老是保持着原状，五十万的左右。市民对于他们的本乡被认为中国大口岸之一，觉得十分满意，他们认为重庆和三百哩外的四川省会成都比起来，要好得多了。

在那个时候，重庆人在他们的孤立生活中颇为自尊自大，无求于人，因此一听到和南京国民政府发生密切联系的主张，竟会加以嘲笑。对于本省也不过口头上的效忠，对于它疆界以外的任何势力，他们就公开表示敌意了。至于说到了一九三九年他们人口会增加到一百万，而且连一百五十万也不算希奇，那么他们中间即使最能让步的人，也不会认为它（这个庞大的增加）是一件可能的事。

那时候（一九三二年）公用事业还不存在，只有新设的自来水厂。可是大多数的居民，都拒绝使用，他们宁愿用老方法，雇水夫从长江的泥水中挑了满桶的水送到他们的门前。这些苦力常常摩肩接踵，为数甚多，其中有些是挑了水去灌溉农田的。

大部份的店屋都是木造或泥灰造的，前门大开，向着街道，帐柜和行人相隔不过一个木制的栅栏。在狭窄的石级的山道上，人们或者步行，或者坐在轿子里面，上上下下，和数千年来他们的祖先一样。要将我所认识的这个古城和现代生活联接起来，似乎近于幻想，仿佛要描写火星上的生活一样。可是在短短的七年之中，我明白这个奇迹是果真实现



了。

相信重庆的改观是困难的，可是更不容易的是想像那个地方竟成了目前整个中国的首都，又是六千万难民的一个庞大的集散之地。这些男女老幼，他们被逐出数千百年的老家，财产丧失，家庭离散，从沿海区域，从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跋涉无尽的长途，赶到四川和内地，去开始新的生活。

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哀莫大于心死。”这些行进中的难民，一定充分了解这句成语的真谛。中国人对于他和他祖先出世的一片土地，总是牢守不离的，唯有在生死关头逼不得已的时候，方肯和它分手。经过水灾、荒年、瘟疫和内战，他始终留守在他所久居的地方，即使被逼逃亡，他也必须回家以后，方才安下心来。这个安土重迁的民族性，对于永不安静，喜欢漫游的西方人，是不易了解的，可是它却是汉代子孙天生的风气。

有一次在重庆看灯会，我听见一个很有地位的市民说道：“我们家乡出灯会，有些习惯和这儿是大不相同的。”

说话的人全家都和四川省务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吃惊地问道：“白先生，四川省不是你的家乡吗？”

“不，我的家乡是山东省，”他用极其郑重的态度对我说道，“我们这一族人迁到这儿，不过四百二十年哩。”

在我寓居中国的时候，我只有过一次实际军事的经历；在这一次中，我看见中国人这个特殊的强韧性，很显著地表现在一个身穿青布衫的老年农夫身上，他驱着水牛去拉动他的耕犁。当时的情形实在最不宜于注意精神的价值，而我



也并不在一种堪称为易于感受的情绪之中；可是那一件事情，却给我很大的影响，使我对于中国人的态度，大为改变。

那时，重庆的职位对我还比较生疏，如工作啦，语言研究啦，以及对于一个陌生世界的种种适应啦，使我日子过得很为忙碌，其时忽然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须立即赴上海一行。为了时间和金钱的两倍耗费，这个一千五百哩的旅程，从来就是不大愉快的，而在我的情形，则除了上面这种理由以外，还加上了一肚子的不高兴。

可是，穿过三峡的旅程，总算是够快的了。我们从早到晚，守在甲板上面，看着急流、漩涡和矗立的削壁，不停地在眼前展开，我们也不肯让一个镜头失去。常常有些小船，像和死神赛跑一般，冲越江面，在我们船首掠过，要搬去跟在它们后面的邪鬼。在所有的急流之下，都有民船搁浅在岸滩上，水浸的货物，摊在岸上晒干。每当我们晚上碇泊在小水湾中，躲在岩石的墙壁里面，静听着江水不住的怒吼，一方面计算这条长江所征收的巨额生命之税，就不难想像长江舟子所深信的魔鬼，是多么地具有真实性了。

在宜昌我们遇到了第一次的挫折。有人报告我们：有一支军队正在由陆路向该埠前进。据说他们所采取的路线就是长江北岸，而我们大概将在前往汉口的第二日或第三日路上遇到他们。

我们的轮船主是一个美国人，他和这一带的杂色军队已经有过好几次不愉快的冲突，因此他一听见这个消息，当然

不愿拿他的船冒险，便通告乘客他要立刻开回重庆去。本来，上江的轮船，对于土匪的突击，已经司空见惯，因此它们在容易受伤之处，都装有一层薄薄的铁板。这种铁板用以抵挡流弹是足够的，可是对于猛烈的炮火，自然是不足应付。

后来不久，船主又知道有一艘炮舰也将在他公告离埠的时候开航，并且愿意保护他的轮船通过那个危险的区域。于是他又改变主意，决定继续开往上海。“我们倒希望这一次他们再向我们开枪哩，”他对我说道，眼睛里露出胸有成竹的神气。“上一次他们使我损失一个中国水手——他是一个好人，跟我作伴了多年——这一次我不望别的，只望他们自己也尝尝这个苦头。”

事情没有使他失望，因为我们开出宜昌的第二天下午，麻烦就发生了。这一段长江比较狭窄，我们的船在江面航行，离两岸大约不过三十码。<sup>①</sup>北岸的长而且阔的堤岸上面，装饰着许多红色的小旗，排列的甚为整齐，这个情形，在我看来是非常奇突的。我的美国的背景，使我以为这些红旗是工人的警号，是他们特地拿来插在堤岸上的。

幸而船上的职员，却认出了这些小小的旗帜是什么意思，便命令所有的乘客，都躲到装甲的舱里去。那堤岸上本来看上去没有人的，这时候便忽然出现了武装的军队，于是一阵的子弹便飞洒到我们船上来了。

---

<sup>①</sup>码是英美制长度单位，一码等于3英尺，合0.9144米。